

大学评价

| | |
|---------------------|----|
| 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思考 | 1 |
| 注重大学排名的风险 | 8 |
| 浅谈 ESI 的利与弊 | 12 |
| “一流学科”的评价体系初探 | 17 |

高教综合改革

| | |
|--------------------|----|
| 影子工作冲击大学学术使命 | 20 |
|--------------------|----|

高教动态

| | |
|--|----|
| 武汉大学 450 余万奖励一线教师，引导教师回归教学本位 | 23 |
| 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出炉 | 23 |
| 重庆高校“双一流”建设初显成效，17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 | 24 |
| 中国 181 所师范院校一律不更名 | 24 |
| 深圳将花 600 亿与中外高校来建设 18 所大学， | 25 |
| 辽宁省“双一流”建设名单出炉 今年启动第一轮建设 | 25 |
| 安徽省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 26 |

大学评价

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思考

第四轮学科评估正在紧张进行中。从 2002 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中心）推出首轮学科评估以来，经过 14 年来三轮学科评估的不断调整运行，从最初的 1300 余个学科参加发展到今年参评学科 7450 个，学科评估不仅吸引着高校的目光，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科评估的意义何在？它该如何通过指标体系设计引导学科建设？

一、开展学科评估是正当的、必要的

王小力（西安交通大学常务副书记）：三年前我跟斯坦福大学校长讨论过高校产生诺贝尔奖的问题。她介绍了斯坦福大学主要从五个方面推进这件事情：首先是学校要引导专家学者们去讨论世界问题，要获得诺贝尔奖，你的定位要高，关注的得是人类问题、世界问题。我自己也在教学科研一线上，国内专家学者有时候想世界问题少了些；第二就是学校要积极促进专家学者学术合作；第三要搭建高水平交叉型、多学科、多领域科研平台；第四是要有导向性地让专家学者们走向全世界；第五是要有充分的资源保证专家学者们潜心专心地做基础研究。

关于“钱学森之问”，国内高校都在讨论，我的看法是，我们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其实是因为我们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被分割开了。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对，但是我们今后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确实要思考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学科是学校的一个基本单元，一个大学如果有活力、有创新力、有生命力，一定会体现在学科上，而我们现在往往讲学校讲得挺多，学科讲得比较少，所以现在 we 真正要把整个一个大学的发展重心放到学科上去。

蒋传海（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科学的学科评估能够有效促进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同一学科比较具有可比性，学科评估相对大学排名更加合理，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教育评估手段，提供学科诊断和监测，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政府、大学、社会等不同主体都需要这个评估。

马陆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学科评估是有其合理性、正当性并且符合逻辑的。学科是一个知识分类的体系，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从知识分类的体系也好，从制度安排角度也好，都可以有做得好、做得坏，是可以做出这种区分的。另外，我们学校投入很多都是公共投入，公共投入是需要评估的，所以不管从很多道理来讲，搞学科评估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是有道理的。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学科评估的设计要从一开始就要注意科学性和导向性。客观地说，在当下的高校中，抓学科约等于抓科研，抓专业约等于抓教学，校领导的分工也大体如此。我们要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考虑评估如何推动教育健康发展，推动高校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有助于克服“重科研轻教学”和忽视本专科学学生培养等不良倾向。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现在有一种说法，即在管办评分离治理架构下，政府是否有权组织学科评估？我认为，政府当然有权评估学科，我们知道没有评估就没有管理，政府只要有权管理大学，就一定有权评估大学和学科。只是评估作为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活动，政府需要委托专业的机构来做这个事情，政府可以购买评估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位中心的评估实际上是政府委托的评估，政府把学科评估这种特殊的行政权力委托给学位中心来行使。

第四轮学科评估会不会影响未来的资源配置？我认为，第四轮学科评估一定会影响大学的资源配置。因为学科评估会影响大学的地位，不管学科评估与资源配置是硬对接还是软对应，都会产生影响，这跟我们国家大学的资源配置模式是有关系的。大学的资源配置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中心模式，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模式。我们国家大学资源配置模式可以概括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一方面政府在大学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近年来开始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于学位中心的评估实质上是政府委托的评估，政府肯定要用评估结果，

通过学科评估来确定大学地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巨大进步。我们传统的大学地位的生成机制是政府指定模式。

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是自发生长逻辑，另一种是人为设计逻辑。前者是学科发展的内驱力，后者是学科发展的外驱力。我们国家所崇尚的建设逻辑，就是人为设计逻辑。我们大学经常谈学科建设，我们的政府也要建设一流学科，“211工程”“985工程”都是建设学科，“两个一流”也是建一流学科。我们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学科发展内驱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外驱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211工程”“985工程”和“两个一流”建设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长期来看，如果这些大学、这些学科对政府有强烈依赖性，这是不行的，迟早还是要让学校自己来承担学科发展重任。

值得指出的是，学科评估也有两种，一种外部问责性评估，主要由政府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另外一种叫作自我改进型的评估，就是以学校为主体请国内外同行专家进行的学科国际评估，我认为要逐步由这种外部问责性评估转向自我改进性评估。政府投入了当然要评估，这就是问责性评估。如果以后政府不重点投入了，学科发展是学科自己的事情，自然需要自己的评估。

二、学科评估不是争名次，而是找“短板”

蒋传海：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很多高校的管理者希望把参加评估作为学科诊断、摸清学科家底的机会，以便深入了解每个学科在建设中的“短板”以及国内同类学科的位置，并以此作为督促学院院长开展学科建设、发挥学院学科建设主体地位的外部机制；同时评估结果也为很多高校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顶层设计，促进学科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以后，我校就把每一个参评学科的评估报告全部购买回来，并组织每一个学科深入研讨，这对我们制定新一轮学科发展的规划，包括新一轮学科发展指导思想 and 建设方针、学科的布局、各学科发展的目标、学科结构的优化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立生（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关于学科评估的目的，我们提出了四个服务的理念。

首先是服务高校。学科评估可以为学校学科建设提出一些参照的东西，最后由学校自己去采用。评估结果为诸如内部建设、学科规划、学科管理、学科内部评价等方面提供支持。

其次是服务政府，为政府提供全面的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报告，为政府有关决策提供参考。地方政府在本地区高校学科重点建设中，也参考了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

第三是服务社会，现在每年一到高考时节一些媒体都会把学科评估的结果公布出来，给学生、家长选学校、选专业作参考。按照现在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精神，未来高考报志愿可能是“专业+学校”，过去是“学校+专业”。将来学生选择的首先是专业，然后看后面是哪个学校。

最后是服务国际，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教育，需要了解中国的教育质量。学科评估的宣传效果对国际社会来说是最直接、最直观的。现在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前选专业、选学校，学科评估给他们提供了直观参照。这对支持我们的“留学中国”计划，打造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尤其是吸引优质生源，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学科评估也通过服务这种需求，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学科评估自己的声音，这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合作交流中的自信和地位，增强我国优势特色学科参与国际双边多边合作和竞争的优势和能力，都提供了有力支撑。

周光礼：政府在利用学科评估数据的时候，最好是建立一个二次评估数据库，二次评估数据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政府认为所有的学科排名都有可取之处，一个学科在任何排行榜中表现都很优秀，这个学科一定很优秀，一个学科在任何排行榜中都很差，这个学科一定很差，一个学科在有些排行榜中很优秀，在

有些排行榜中很差，那说明它有特色。因此我们政府要承认，所有的学科排名都是有道理的，然后把他们收集在一起，组织专家对每一个榜单进行专业鉴定，给每个榜单赋一个权重。比如说某个评估非常靠谱，可以计为 5 分，另一个评估不太靠谱，就计为 1 分，最后加权就得到一个学科的综合评估结果。

马陆亭：不管多么好的学科排名，在制定的时候一定要反复想怎么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生态发展，有利于高等教育内部学科的生态发展，这种生态可能是我们学校最关心的。想法再好，一旦有违背生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适时调整了，而且评估结果出来以后，不能恶性竞争。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挖“学术大咖”，各省市都出了招揽政策，结果我们国家的总量没有增加，各个地方花了那么多钱，总量却没有增加，反而对学校造成了干扰。

瞿振元：在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里，抓学科建设是学校责任。对学校来说，要有学科意识，使校内的学科协调发展、特色发展，要考虑学科之间的生态关系、互动关系，不能搞学科孤立。在一个大学里，往往是“学科群”的建设问题，学科之间相互支撑，有骨干，有前沿，也要有后援。这也可能是大学的学科建设优于一般科研院所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在 211、985 建设中，有不少好的经验。现在有的学校为了争名次而不顾学术生态、盲目砍一些所谓的“无用之用”学科，或忽视学科的生长性而扼制那些目前处于相对弱势但长远看很有希望的学科，这对学校的整体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学科评估和学科建设要支持破除学科壁垒。当今学科生长点，大量发生于学科交叉中，我们应当创造这样的条件，支持创新发展。

三、让学科评估回归到内涵建设本身

王小力：学科在发展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三个面向”观念，要以“三个面向”引领学科发展，即**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我觉得这应该是学科未来做大做强的科学发展之路。我认为通过学科评估和学科建设，把真正的学科建设引到“三个面向”上来，但是目前这方面还比较欠缺。目前，学科建设存在同质化、缺乏特色等问题，实际上学科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对学科的打基础、谋长远的事情想的太少，而国际一流大学，对于学科长远的谋划是非常深的。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布局也缺乏良性的淘汰机制，也就是要解决好学科能上能下的问题。

所以学科评估，我们觉得一轮一轮发展到今天，正在越来越完善，我们现在对学科、对学科的定位、对学科的功能以及对学科缺陷的认识，越来越清醒了，可能未来把它引导到或者说让它回归到一个真正的学科建设轨道上来。

我们希望评估工作不要变成一个“面子工程”，评估的真正内涵要推动各高校的学科建设更加科学、更加严谨、更加符合学校特点，更加凸显学科特色，有

些学科现在可能弱一些，但未来可能是国家战略必争学科或者战略布局学科，还需要继续办，并逐渐办好。现在一些学科可能还有差距，还需要国家和学校的扶持而不是害怕受牵连而“割尾巴”。评估也不要成为一个“拼盘工程”，更不要变成简单的争资源工程，一定要从高校的学科发展规律中去挖掘内涵，真正把大家引到学科质量和水平提升这个方向去。

王立生：第四轮学科评估是在历时近两年，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凝聚广大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共识，具体形成十个方面的创新性举措。

第一是适度淡化条件资源，引导关注成效跟产出。过去我们比较注重量化的去数学校有多少基地、中心、平台，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就提出了一些质疑，单纯以这个作为依据显然不全面。现在变成了既要量化，但是更注重考察这些条件资源产生的成果、成效。这样一种方式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觉得这样更全面，也更科学、更准确。

第二是对师资队伍评价也做了重要调整。过去，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多是单纯看学校有多少长江学者、多少两院院士等等。有这些人，当然说明学校有实力，但这对于考察学科的师资队伍水平是不全面的。这次我们重点看学科整个师资队伍的结构质量，既要学术头衔，更要看整个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国际化程度等等，尤其是学术研究结构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单列“代表性骨干青年教师”，考察青年教师队伍怎么样，年龄梯次结构怎么样。

第三是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更重要地位来考察。增加指标，形成三维度评价格局，一是培养过程成效评价，二是在校生情况，三是毕业生质量。首次试点引入在校生和用人单位调查，将评价学生质量的话语权扩展到教育系统以外。引导我们的学科建设关注学生对我们的评价，关注用人单位对我们的评价。

第四是在科研评价方面，我们做了几个方面的改进：首先是对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针对中国的学科特点，做了一些技术改进和对接，从而建立中国式的ESI评价模式；其次是学科评估加强了对中国期刊的带动力度。按照五部委文件关于“扶持优秀中文期刊”精神，学科评估要求“代表性论文”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文期刊，我们希望带动一批中文期刊走出去，在国际上发挥更大影响力；再次，增加考察学术研究的“结构质量”，限定每位教师只能填写一定数量的代表性论文，希望学科高水平论文有一定覆盖面。

第五是增加了学科建设的“社会服务贡献”评价，采用“代表性案例”评价方法，考察一个学科不论是对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出了什么贡献，从导向上克服学科建设“同质化”倾向，强化学科发展的特色、贡献。

第六是探索引入国际专家参与评估。通过与国际教育机构合作，首次邀请3万余名国际专家，对我国与国际学科内涵基本一致的少部分理工类学科进行国际

声誉调查，从而扩大我国学科建设的国际宣传，提升中国学科评估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第七是进一步强化分类评估。第四轮评估进一步细化分类设置指标体系，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单独设立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第三轮时的7类拓展到了9类。每个学科独立设置权重体系，将通过全国相关专家调研形成共95套权重，进一步体现学科特色，增强学科评估的可比性和科学性。

第八是科学设置参评规则。我们通过两轮全国问卷调查，最终确定采用按学科门类“绑定参评”规则。这项措施，包括所有学科同时参评，等措施，有效抑制校内相近学科材料不合理整合，对全面反映学科整体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调查显示，有99.6%的反馈意见支持采用“绑定参评”办法。

第九是完善成果归属原则。在第三轮的基础上，第四轮提出人员和成果均可按规则拆分体现在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真实反映学科交叉与合作。就是说几个学科共同做出一个成果，按贡献的归属度，看某学科贡献了50%、60%还是80%，自己来分，但合起来不能超过100%。研究的跨学科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成果按归属度划分学校是最清楚的，也是学校的自主权。

第十，最后是要强化后期数据分析服务。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学科评估权重是后期根据体系结构，通过全国学科调研形成的。申报时还没有权重，这有利于防止填报材料的时候大家盲目追求往权重高的地方堆砌材料，引导学校实事求是地填报材料。权重产生过程：首先是通过专家专题研讨提出一个建议方案，后边是所有参评单位的学科专家，参与权重调查，再将专家的意见汇总形成最终的权重。

蒋传海：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有的高校预期新一轮学科评估结果会与未来的资源配置挂钩，特别预期会和“两个一流”建设挂钩，使得个别学科整合成果和材料把优势学科的评估名次搞上去的功利化思想有所增强，诊断学科找短板，以评促改、以评促建，提升学科实力和水平的初衷有所弱化。

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科评估的功能，我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要让学科评估真正回归到学科内涵建设本身。第二，政府需要多管齐下，建立监督机制，推动第三方学科评估的健康发展，促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可靠性。第三，要建立学科数据填报的长效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教育管理信息化体系，逐渐使得第三方评估工作建立在可靠的数据基础之上。

白海力（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学科评估有它自身的定位，有它服务的对象，有它本身的属性，不能把我们高校自己该做的事，让学科评估机构代替去做。刚才提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我们高校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比如：

无论有没有学科评估的数据需要，高校都应该建立完整的毕业生及校友信息管理系统。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学科评估本身或者指标体系出问题了，而是我们在理解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以及考虑如何使用学科评估结果的时候，认识上出了问题。再比如，第四轮学科评估对人才培养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放在了首要位置。实际上是考察高校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到底把“人才培养”放在什么位置上。从目前高校“指标竞争日益激烈”现实情况看，有多少高校能够淡定地做到把“人才培养”放在日常工作重要性排序的第一位？

对于第四轮学科评估，具体来讲：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迫切的需要一种声音来引导我们的工作。人才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管理得到不到位？学生毕业离校后，学校还管不管？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回答，那就是“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和毕业生质量”。所以，如果高校关注学科排名，就不可能再把人才培养置之一边，只抓科研指标，只抓国家科技奖，只抓科研经费，这就是第四轮学科评估对于高校内涵发展的引导。第二，从国家数据安全角度来讲，国外“高校以及学科排名”指标体系，如 US news、THE 以及 QS 等采用了公开的数据或向高校索取数据。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数据不完整，不能全面反映中国高校的教育状态，尤其是目前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第三，从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目前进行中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尚有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但是我认为，在现行国内外各种评估体系中，它是最符合中国高校发展现状、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和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高度契合。同时，我们也不要避讳提及评估结果和“两个一流”建设的结合。“两个一流”建设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在这个奋斗与建设过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使用中国自己构建的国际标准吗？难道“世界一流”的标准就一定是 US news、THE 和 QS 的标准，就一定是 ESI 吗？我们应该从更加积极的角度，关注、关心和支持中国自己的“学科评估”走向世界，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具体体现。

瞿振元：我支持我们自己的学科评估，不仅要在国内能做好，而且走向世界。但也要注意，学科评估只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环节，还是要以评促建，重在建设；评是一时，建是经常，贵在积累。要明白学校建设、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各自的内涵，辩证处理其间的相互关系。“两个一流”建设，作为国家的又一项标志性工程，不仅要考量学科水平的高下，而且应当综合考虑包括区域布局、产业所需等重要因素，进行战略性思考和战略规划。

摘自《光明日报》 2016 年 11 月 22 日 14 版

注重大学排名的风险

袁振国

大学排名本身并无所谓风险，注重排名甚至根据排名进行决策才有风险，依据大学排名名次进行决策的程度越高则风险越大，所以这个标题写全了应该是“注重大学排名的风险”。

目前世界上有 40 多种关于大学的排名，其中**我国报道得最多、最受学校和政府关注的是 QS 和 US News 的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始于 2004 年。2004 年到 2009 年间，QS (Quacquarelli Symonds 公司) 与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杂志) 联合公布大学国际排行榜。2009 年之后双方终止合作并于 2010 年开始各自宣布自己的大学排名。2016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包括六项评价指标。

US News (US News & World Report) 排名始于 1983 年。他们首先发布的是美国最佳本科学院排名 (Best College Rankings)，1999 年发布美国最佳研究生院排名 (Best Graduate Schools Rankings)，2007 年发布美国最佳高中排名 (Nation's Best High Schools)，2014 年发布“全球大学排名”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2016 年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包括以下 3 类 12 项指标。

这两个排名赋予权重最高的两个指标是相同的，分别是以论文为主要代表的科研水平和同行评议；在另外几个指标上，QS 强调了师生比（似乎师生比越高越好）、外国留学生和教师的数量、雇主对最优秀毕业生来自什么学校的印象，US News 则强调了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QS 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进行全球大学排名，US News 一开始是针对本国大学排名的，开展全球排名后基本延用了原先的标准。可见评估的指向不同，其指标差异就可能很大，在今天的世界要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大学排名的指标还不太现实。

尽管如此，了解研究机构对大学的排名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对家长、学生来说，可以增加其对所选择大学的了解；对学校来说，可以反思自己的办学思路，剖析自己学校的长短优劣；对政府来说，可以增加对投资效益和国际影响的认知，等等。但关注过度，甚至作为选择学校、发展学校决策的依据，则具有很大的风险，将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

一、窄化大学功能

指标的设定是评估的关键，指标的科学性决定了评价的质量和意义。作为对大学的排名性评估指标，有三个特征是至关重要的：敏感性，代表性和可比性。

敏感性是指灵敏反映被评估对象本质的程度。大学从 900 多年前诞生到现在，逐渐形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大基本功能，一个好的评估指标体系，无疑需要充分反映大学在这三个方面的水平。如果只重点反映某一个或两个方面，显然是不全面的。随着大学越来越走向社会中心，成为社会创新发展的引擎，强调大学的科研功能自然没错，但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底色，如果对大学人才培养水平不能进行有效评价，不仅有一个科学不科学、全面不全面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导向问题。同样，社会服务也是大学的责任，大学对社会创新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代表性是指与被评估对象特性的关联程度。指标固然是衡量教学和科研的有效信息，但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教学质量高低关键是学生的满意度和对学生持久发展的积极影响。为了数据获得的方便就如此地简单化，自然就大大削弱了它的代表性。

可比性是不同对象相互比较的一致性和合理性。比较对象的相似性越高可比性越高，反之则越低。从大学的定位来说，有研究型与教学型、学术型与应用型之分。从大学的性质来说，有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分。从大学的类型来说，有单科型、多科型与综合型，有文科型，理科型，工科型等类型的分别。经费投入水平的不同。用同样的指标评估所有的学校，必然挂一漏万，这会带来很多负面效果，淡化大学特色。

好的评估应该有益于促进学校发展，而不是学校发展为了满足评估指标。对一个国家来说，大学发展的良好格局应该是结构合理，特色明显，分类指导，协调发展。但分析一下英美的这两个评估指标体系，有明显的论文导向、综合导向、规模导向，如果去跟风这两个评估指标，势必加剧大学的趋同化倾向。

论文导向。论文是科研成果基本的和重要的载体，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当然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大学的研究水平。但这个论文是谁发表的，是怎么发表的，就大有讲究了。现在的论文统计都是按照作者的署名机构进行的，因此，为了排名的上升，就出现了买论文、买学者、买名声的情况，攻关之风、挖人之风、合并之风盛行，很多买来的论文作者或教授并不在本机构工作，并不能真正提高本校和本国的人才培养水平和科研能力，更不能切实服务国家需要。

综合导向。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综合大学才是高水平大学，甚至很奇怪地认为，没有医学院就称不上综合大学，把富有特色的一些大学硬性合并在一起。比如法国，从 2007 年到 2013 年，法国已经成立了 23 个这样的联合体。不要说这样的组建提升大学排名的期望尚未显现，就是排名上升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规模导向。按照大学排名的指标，体量大是有利于排名，特别是研究生数量

的增加，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和博士后是大学科研的生力军。但是，大学真的越大越好吗？学校的边际效益最大化才是确定办学规模的标准。盲目扩大规模则违背了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导致诸多不良后果。

二、固化学科发展

评估是以现有的学科和院系为基础，以过去若干年的数据为依据的，评价指标和数据的收集都是基于已有的学科和学术。而大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创新驱动，在于它的成长性和发展性。按照美英的这两个指标体系，不利于非优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文化特色学科的创新发展，可能固化学科的发展理念和思路。

当今中国，迫切要实现科学观的转变——即以能够融汇东西方科学的革命性科学观替代狭隘的以西学为唯一科学范式的科学观。没有这种观念的转变，中国就只能继续成为西方科学革命的追随者，只能在追随西方完成科学革命后再进行科学观转变的补课。

三、强化西方中心

考察一下 QS 和 US News 的评估指标及其数据来源，很容易发现它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它所依傍的是西方标准，所运用的是西方话语，所崇尚的是西方价值，所塑造的是西方大学形象，显然不利于后发国家教育的发展。绝不会因为有几所中国大学排名上升了就改变这种格局。

首先，期刊和学术成果资源聚集于美英世界。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于 1957 年创办了《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目前 SCI 收录期刊 3700 多种，SSCI 收录期刊 2700 多种，收录国家只涉及 40 多个，而且 90% 以上是英语杂志，特别是前 100 种顶级杂志几乎被美英等少数几个国家包揽。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人们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认同这种标准，优秀的论文将越来越向这些杂志聚集，西方构筑的科研文化高地就越来越得到巩固和强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越来越成为二流、三流发表阵地。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越来越如此，出现了“中国在中国，中国学在外国”的令人难堪的局面。这种趋势的一个自然结果当然就是要想在西方发表论文就要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不仅标准、体例，而且话题、内容、甚至观点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另一方面，为了在 SCI，SSCI 期刊发文，投稿费、出版费、攻关费每年耗资也是一个惊人数字。

其次，外国同行得到高度追捧。QS 同行评议的权重高达 40%，这些同行理所当然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为主，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导了评估的结果。这种同行导向不仅体现着西方中心也体现着本国偏向。由于这样的原因，为了获得外国同行的认可，都积极地邀请、拜访甚至讨好这些“同行”。

第三，西方大学的影响无形扩大。国外优秀大学的办学条件、办学理念、办学质量、办学文化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好坏强弱都是相对的，更何况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由于大学排名的夸大宣传，由于利益机构的炒作，造成了大量人群对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学的盲目崇拜与追风，而且这种风气有向中学蔓延的趋势。随着大学排名的炒作，紧接着国际中学排名的推广也蠢蠢欲动了。殊不知，取得成就、风光靓丽的留学生是不少，但几倍几十倍的不成功的留学经历“满腹酸楚有谁知”？

俗话说：文没有第一，武没有第二。把大学当作武林高手决高下、排座次，本来就不是一件严肃的事，只能采取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当不得“真”的。**大学发展的最高原则是响应国家需要，大学成功的最高标准是具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如果我们模糊了这一点，看重什么大学排名，将贻笑大方。国内也有一些机构或个人一直在发布大学排名的报告，由于教育行政部门比较明确地表示与政府无关，所以影响并不很大。对于在行政部门授权下进行的高校学科评估，我们应保持审慎的态度。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20期，原标题为《大学排名的风险——大学变革的历史轨迹与启示之四》

浅谈 ESI 的利与弊

张丽

ESI 作为被大家熟知的一个科研产出评价方式，越来越多的得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教系统地认同。通过 ESI 可以从国际化的视角观测高校科研产出状况，因此，很多高校也以进入 ESI 前 1% 的学科领域数量作为评判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其也将成为评判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的标准之一。

ESI 作为一个科研产出评价工具，确实为高等教育的科研产出评价提供了一个量化评价的依据。然而，从 ESI 的数据基础和评定规则来看，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由于学科评价与科研评价的难度，以及高校对在全球范围内量化对比的渴求，导致了社会各界对 ESI 产生了一定的误读与误解。那么，如何科学运用 ESI？ESI 有哪些优势和局限？以下是根据笔者对 ESI 的理解与分析，提出的个人见解，用以抛砖引玉。

一、ESI 的优势

1、数据相对权威

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所 (ISI) 于 2001 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是基于汤森路透 Web of Science (SCIE/SSCI) 所收录的全球 12000 多种学术期刊的 1000 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ESI 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

2、结论比较客观

ESI 作为基于文献计量的科研产出评价方式，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SCIE、SSCI 库中近 11 年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提供基于海量数据的多维度产出成果分析，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近 11 年的数据并不断更新，因此评价结果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针对性。

3、揭示研究前沿

通过共引分析，ESI 可以揭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帮助研究人员和团队寻找感兴趣研究领域、热点和前沿，发现该学科领域的高影响力机构、研究人员和论文等信息，从而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除了科研评价之外，又为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方向选择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除此以外，ESI 还具有覆盖面广、国际可比等优势，因此目前 ESI 已成为当

今普遍用以评价大学和科研机构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也成为了一个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

二、ESI 存在的问题

1、学科领域间分布不平衡

ESI 以期刊类型作为分类依据，将所有论文归为 22 个学科领域。从各学科领域采用的期刊数量来看，差别巨大，分布并不均衡。社科总论共采用了 1934 种期刊，而空间科学仅有 54 种（多学科虽只有 45 种，但由于其特殊性，不作对比）。采用期刊的多少直接影响了文献数量和被引总量，也直接影响了评价结果的精准程度。

从进入全球前 1%机构来看，临床医学共有 3900 所研究机构，空间科学仅有约 150 所研究机构（数据采集时间 2016 年 11 月）。意味着临床医学领域共有 39 万所研究机构参与排名，而参与空间科学领域排名的仅有 1.5 万所研究机构。

| 学科领域 | 期刊数量 | 进入前 1%机构数 |
|----------|------|-----------|
| 社科总论 | 1934 | 1272 |
| 临床医学 | 1883 | 3907 |
| 工程学 | 837 | 1288 |
| 植物动物学 | 775 | 1120 |
| 精神病学/心理学 | 620 | 577 |
| 经济学与商业 | 560 | 279 |
| 化学 | 524 | 1159 |
| 数学 | 485 | 239 |
|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 416 | 928 |
| 地球科学 | 410 | 607 |
| 计算机科学 | 391 | 397 |
| 材料科学 | 348 | 777 |
| 环境生态学 | 337 | 805 |
| 农业科学 | 332 | 760 |
| 神经科学和行为学 | 326 | 789 |

| | | |
|------------------|-----|-----|
| 物理学 | 306 | 723 |
|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 297 | 683 |
| 药理学与毒理学 | 269 | 779 |
| 免疫学 | 159 | 664 |
| 微生物学 | 119 | 404 |
| 空间科学 | 54 | 150 |
| 多学科 | 45 | 94 |

2、学科领域分类不尽完善

从 ESI 的 22 个学科领域的分类与组成看，ESI 的学科领域分类不尽完善。

（1）缺少对人文学科领域的划分，同时，对社会科学类学科领域也分类笼统，仅有社科总论和经济学与商业 2 个学科领域，因此在 ESI 对高校学科整体发展情况进行评估时，对以人文学科见长的高校造成极大的不公，同时对社会科学的适用性也比较有限。

（2）某些学科领域划分不科学，例生命科学类学科领域划分过细，包含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环境生态学 4 个学科领域，而工程学等学科领域划分又过于宽泛，一个工程学学科领域囊括了教育部一级学科目录中的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学工程与技术、机械工程、建筑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信息与通讯工程等数十个一级学科。具体学科领域分类情况如下：

| 学科类别 | 学科门类 | 学科领域 | 数量 |
|------|------|-----------|----|
| 社会科学 | 社会科学 | 社科总论 | 2 |
| | | 经济学与商业 | |
| 自然科学 | 工学 | 工程学 | 3 |
| | | 材料科学 | |
| | | 计算机科学 | |
| | 生命科学 |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 4 |
| | | 微生物学 | |
| | |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 |
| | | 环境生态学 | |
| | 理学 | 数学 | 5 |
| | | 化学 | |
| | | 物理学 | |
| | | 地球科学 | |
| | | 空间科学 | |
| | 农学 | 农业科学 | 2 |
| | | 植物动物学 | |
| | 医学 | 临床医学 | 5 |
| | | 免疫学 | |
| | | 药理学与毒理学 | |
| | | 精神病学/心理学 | |
| | | 神经科学和行为学 | |
| 其他 | 其他 | 多学科 | 1 |

3、ESI 只是某一方面的科研表现，以其作为学科发展水平的评价是对 ESI 的误读

ESI 的评价方式仅仅是基于 SCIE 和 SSCI 收录文献的单一科研成果，未涵盖专著、专利、研究报告等其他形式的科研成果，同时不涉及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其他方面，不能全面、综合地反映高校的学科实力。

从数据来源看，SCI 和 SSCI 虽然共计 12000 余种学术期刊，但 ESI 仍主要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这对于很多以人文社科见长以及工科高校来说，并不能反映其真正的科研实力。

ESI 存在语种的倾向性，难以客观反映非英语国家科研机构 and 科研人员的科研水平。

三、思考

1、对 ESI 的管理者来说

在保障来源期刊质量的同时，应加大对目前采用期刊数量较低的学科领域的重视程度，增加其来源期刊数量；更加合理科学划分学科领域，建议适当增加社会科学学科领域。

2、对高校来说

充分利用好 ESI 的以下功能，1) 聚焦高倍引论文、发现研究前沿，2) 发布全球科研机构学科领域排名

(1) 高校应定期深入分析挖掘数据，找到学校的学科优势与特色，面向研究前沿，在学校层面统筹布局，规划各学科的发展轨迹，探索适合本校发展的学科建设策略。

(2) 目前很多高校把进入 ESI 前 1%学科领域数量用来衡量学校的学科发展水平，但事实上每个学科领域进入前 1%的难易程度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巨大，对采用期刊数量多，参与排名机构数量多的学科领域来说，结果更客观、更真实；对于采用期刊数量少，参与机构数量少的学科领域来说，增加了其排名的偶然性。因此切勿一味追求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领域数量，更应该关注所在学科领域的排名位次及进步幅度，以判断该学科领域在全球范围的表现及影响力，为学科布局和重点建设方向提供决策支持。

摘自《里瑟琦科教观察》 2017 年 2 月 19 日

“一流学科”的评价体系初探

曹昱晨

一、现行“一流学科”的评估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评估是出现得比较晚的一种新生事物，所以一些评议机制的设计还不很成熟。管在国际国内主流视线内，还没有一个标准或参数对“一流学科”进行直观评价，但从 QS、THES 等“世界大学排名”这样公认度较高的评价体系中，也有侧重各不相同的学科排序。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分为 ARWU-field（领域）和 subject（学科），但是它主要针对工科、理科等一级学科，很多行业特色型研究大学统统归于社科类排名，其中标准存在“一刀切”的嫌疑。还有 ESI 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Indicate）数据库统计结果。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从 2004 年组织开展了三轮对具有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的一级学科的整体水平评估。评估结果也在高校中引起高度重视，为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提供了客观信息，并能促进学科内涵建设；在下一轮学科评估到来之前对各学校的自身发展和学生的选择平台建设也具有指导性作用。

二、评估“一流”的标准问题

尽管我们实施了评估，国际标准仍首当其冲，成为我国高校普遍接受的评价标准，以美国科学基础数据库（ESI）和 QS 学科排名为主。

我国在学科排名的标准设置上并没有太多“话语权”和原创性，多偏向于借用，所以将国内（包括港澳台）的大学放诸于国际平台上做比较，缺乏公平性。

我国的学科评估简要总结起来，有几个问题。第一，评价对象和内容没有明确界定，层次不分明，存在重复评价或漏评现象。第二，评估致使策略先行，表现出大学为获取资源和声誉而迎合评价的倾向，反而弱化了对学科自身属性、功能、特征等的理性认识。但是对比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我们可以发现设置评估标准的一些启示。以 QS 大学排名及学科排名指标为例，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另有独立的地区性排名，与世界大学排名并列，比如“QS 亚洲大学排名”“QS 金砖五国大学排名”等。另一个就是数据的“内涵化”特点。国内的评估侧重于可查实的数据，显性因素较多，而相对于国际标准中，更注重科研的“质”而非“量”，比如论文“师均引用率”（Citationper Faculty）就是考察项目之一。

三、完善“一流学科”的评价体系

1. 学科评估标准的设立应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

一方面要借鉴国际通行指标。学科评估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全球化下的必然选择，因为科学、合理的学科评估体系可以体现提高我国学科的国际认可程度。有利于借鉴国际高等教育评估经验，有利于开展国际与地区间的高等教育质量互认，增强国际与地区间高校评估的可比性，更好地发现本国高等教育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优势和劣势。

另一方面还需要注意的是，评价体系也要突出特色。即突出学科优势、特色与个性。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缺少相对公认的国际评估标准，很多高校开展的校内学科评估就集中在国际可比性较强的学科，多以理工科学科为主。人文社会科学确实有着本土特色，但同样需要提升和国际化的自我展示的平台。

2. 学科群的划分及评估标准要相适应

因为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产出与应用不同，所面对的特殊问题也不同。所以需要按照学科内容分别制定不同的评估系统，有区分地列出人文社科、理工、医学等大类，再细化分类，对学科内部逐一设置不同标准。或者从另一个维度考虑，即实践操作型学科和人文创作型学科的评估标准，在指标的配比与权重上应该有所倾向。国际上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对每个指标在不同学科中的权重分配也不一样，“它们充分考虑了每个学科的特点及特殊性。具体到一所学校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要充分考虑学科基础、学科资源上的不统一性，指标的设定不能采用划一的办法处理，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另外，在传统学科群中，还要加大特色一级学科的特色指标的设置比例，以鼓励学科的创新发展。创新的学科培养多元的人才。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新兴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都是重点工作，但是在现有的评估体系中很难界定他们的学科属性，适宜独立评估，以促进学科发展以及适应社会需要。

3. 人才培养质量的指标要主客观相结合

学生作为人才培育的核心部分，他们是学科后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可以代表学科的未来。而目前学科评估多是通过问卷、学历、就职单位等硬性指标收集学生信息，没有一个指标提及学生的主观感受，也缺乏对学生从参与者角度的关注度。

毕业生情况按照就业去向进行评价也客观。以用人单位的声誉和社会贡献作为参照，逆向评价毕业生的选择和产出，不失为更加科学的方法。

4. 学术声誉的评价应该更量化

由专家对大学学科进行同行评议，受到很多心理学“印象管理”的限制，结果就会略有偏差。我们也应该扩大评价范围，利用大数据，使结果更接近客观值。

另有一部分是社会贡献，根据学科社会服务、特色发展的贡献情况，可以采用“代表性案例”的评价方式。比如立法建议被实务部门采用的比率；制定政策法规、发展规划、行业标准提供咨询建议数量；推广科学知识普及，开展社区咨询服务；担任国家治理机关或境外社会兼职，为引领学科和行业发展做出贡献等方面作为贡献率。

5. 学科文化的建设与发扬应考虑在内

学科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那么大学的管理也就是对各类学科文化的管理。在评价标准中通过大学管理体系是否科学体现学科文化的发展。比如是否存在学科制度文化，其中包括科研制度，教师和研究人员是通过什么制度参与到教学、科研或行政事务中的；以及学科行为是如何实行的，他们将其知识领域内的学科文化潜移默化地相互传递，其中的积极度、认同度的比例是多少；还有相应的物质保障是否到位；还可以调查学科环境的开放合作程度，有无“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建立有团队精神的学术梯队多少等等。

摘自《中国高校科技》2016年7期

高教综合改革

影子工作冲击大学学术使命

一、影子工作与行政负担

2015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时任校长伊丽莎白·加勒特曾发起一项减轻教师行政负担的倡议，并于 2015 年 11 月形成了一份科研管理报告。报告提到，目前教师和工作人员的行政负担在康奈尔大学已呈现出爆炸式发展的态势，并可能已经成为实现康奈尔大学研究和教学使命的主要障碍，这个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影子工作”的增加。

什么是“影子工作”？在康奈尔大学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影子工作指曾经由专业员工负责，但现在由于技术的普及转由教师、学术人员亲力亲为的工作：（1）以前教师和员工出差，很多工作都由学校的差旅办公室负责安排；（2）撰写基金申请、报销需求、为资助项目进度报告收集信息、展示详细账目表等常规行政工作，以前都由秘书和部门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但是今天这些事情都可以由教师借助网络自己完成，这使得他们花费在与学术无关事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国内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对于高校的教师，每到年末可能会陷入这样的窘境：不仅要填写如项目总结报告、年度工作考核，以及与教学相关的诸多表格，还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报销科研经费上。若仅是“为报销经费当起会计”也就罢了，重要的是很多老师还不能当个“好会计”——面对复杂的财务报表“不会填”、“填不好”。

据麦可思 2016 年对高校教师在科研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的研究显示，首要问题为“其他工作任务过重，时间精力不足”（75%），其后为“科研课题申报过程困难重重”（59%）、“科研课题的创新度不高”（53%）。

2005 年和 2012 年，美国联邦示范合作项目开展例如两次调查，结果均显示联邦资助研究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在基金标前和标后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占研究全部时间比例的 42%，其中很多时间花在填写表格、学习新的在线系统、会计核算、报告等行政工作上。

什么原因造成了“影子工作”如今在高校中大量涌现？康奈尔大学的报告中把这个问题归结为高校对人力成本的控制——似乎让教师自己负责诸如数据录入等工作是削减人力成本最简单的途径。这通常需要假定新的工作程序将会全面

节约时间或成本。但实际工作中并非如此。一方面，每个教师作为“终端用户”，在做并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的工作时会十分耗时，尤其是做那些偶尔才做的工作时。相比之下，一个服务于很多“终端用户”的工作人员由于经常做这些工作，可以让收集和录入信息更高效。另一方面，当工资更高、训练有素的学术人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完成这类行政工作时，他们进行科研工作的时间就会被占用，增加的隐性成本超过了表面上节约的人力成本。

二、康奈尔大学的改革

康奈尔大学正试图通过一个新的计划改变这个现状，让学术人员重新将工作重点放在学术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项关键的工作是确定用于量化烦琐的做事程序产生的成本的指标，从计算与实施新政策或程序相关的隐性成本开始。“这就像一堵烦琐的流程逐渐堆砌而成的‘砖墙’，虽然每块‘砖’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积累效应使得它们妨碍了学术人员进行研究或开展公共服务。我们需要测量这些‘砖块’并拆除它们。”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索尔·古纳表示。为此，该校代理校长、负责预算与规划的副校长、副校长兼校人事首席执行官、执行副校长兼校首席财务执行官、教务长等9位高层管理者组成了致力于减轻校内学术人员行政负担的新的工作组。“我们正在寻找哪些工作消耗了学术人员的时间，如何才能降低这些损耗，让他们更有效地进行教学和研究。找到这个问题答案的方法是，当正在使用替代的工作程序时要问自己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我们的工作量是否真的在减少？或是我们是否改善了教师不得不做一些附加工作的现状？

工作组首先测试的是学校的综合差旅管理系统 Concur。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差旅解决方案，能够让用户一站式解决所有与差旅相关的工作，从预订各类服务到申请报销。2016年9月，学院招募了志愿者，请他们在6个月测试这个新的系统是否真的能为他们节省时间。结果表明：教师自己处理这些事情要花1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由差旅办公室工作人员安排出差事宜通常要15分钟的电话沟通，从而节约了大量成本。

三、湖南大学的改革

科研野外考察没有发票如何报销？不熟悉经费管理政策、报销程序烦琐、手续复杂，该如何为大学老师“松绑”“减负”？湖南大学希望通过给老师配备“财务管家”来破解“把老师逼成会计”这道难题。据报道，无论是经费报销、票据审核，还是预算编报、经费管理，“财务管家”都可以搞定。并且为打通服务教师的“最后一公里”，湖南大学还把“财务管家”的办公场地设在各学院，在教学科研一线推行“贴身”服务。这样“财务管家”不仅可以熟悉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还可以实时与教师沟通协调，及时处理科研财务业务，确保科研活动有序

开展。

湖南大学的各个学院，视年度科研收支规模可设置 1~3 名财务专干岗位。年度科研收支规模在 300 万元以下的学院可选聘 1 名兼职财务秘书，年度科研收支规模在 300 万元以上的学院应至少选聘 1 名专职财务秘书。并明确其岗位职责和薪酬待遇，由财务部门和学院共同进行考核。

摘自《麦可思研究》2017 年 3 月 5 日，原标题为《扎心了！大学老师还要被行政负担消磨多少精力？》

高教动态

武汉大学 450 余万奖励一线教师，引导教师回归教学本位

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在高校正在逐渐打破。武汉大学今天对外发布该校首届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评选结果，150 余位教师获奖，每人获 3 万元奖金。

武汉大学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用于奖励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针对全校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职工，分为公共基础理论课程类、通识课程类、专业理论课程类、实验实践类等 4 类进行申报和评选。

此次评选活动在武汉大学反响热烈。“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评选网”开通首日点击量即过万，7 日内突破 30 万。不少师生表示，这是激励教师投入教学，打造卓越教学文化的好事，希望这样的教学奖励活动能持续下去。获奖教师李建中教授感言，教师的主业是教书上课，大学教师多上课才是回归本位。

据介绍，武汉大学将每年组织一次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评选，每次评选不超过 200 人，每人奖励 3 万元。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表示，近年来，学校制定的一系列促进本科教学的有效措施，如公共基础课的课酬标准普遍上涨 30%；对指导学生参加重要学科竞赛并获奖的教师给予破格晋升职务；成立“青年教师联谊会”加强教师之间的教学经验交流，加大青年教师教学发展的培训和支持等，极大激发了教师的教学动力。

摘自腾讯网教育

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出炉

2017 年 1 月 10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的主要发展目标、战略任务以及措施等。

在高等教育方面，对于即将全面启动的双一流建设也进行了详细规划，包括支持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重点，开展中期评价和第三方评估，同时建立退出机制，打破身份固化，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激发高校的建设活力等内容。此外，还明确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等内容。

附：《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4 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19/content_5161341.htm

摘自新浪教育

重庆高校“双一流”建设初显成效，17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

重庆市教委发布消息，继 2016 年重庆增加 5 个 ESI 学科排名前 1% 的学科之后，根据汤森路透 2017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最新 ESI 数据显示，重庆市进入 ESI 学科排名前 1% 的学科数量再次新增 3 个——重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西南大学的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第三军医大学的免疫学；与此同时重庆高校的整体排名也有所提升，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

重庆市教委方面表示，至此，重庆市进入 ESI 学科排名前 1% 的学科达到了 17 个，分别是重庆大学 4 个：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化学；西南大学 6 个：化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农业科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第三军医大学 5 个：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神经系统学与行为学、免疫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重庆医科大学 2 个：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

摘自华龙网(重庆)

中国 181 所师范院校一律不更名

“十三五期间，中国现有的 181 所师范院校一律不更名、不脱帽，聚焦教师培养主业，教育部党组已经通过这个意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 15 日在北京表示，要强调教师的基本功，强调教师的专业性，吸引更高水平的年轻人从教。

中国教育学会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今日在北京成立。王定华在成立大会上作了主旨报告。他说，教育部已经准备从 2017 年开始对师范专业进行专业认证，一律中央财政出钱，不收取被认证单位一分钱。认证优良的可以颁发教师资格证；认证一般的毕业生，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认证较差的取消举办师范专业的资格。

王定华说，要继续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扩大教育硕士招生规模，培养高层次的中小学中职学校老师。同时要完善教师校长培训体系，落实每五年一个周期 360 学时的培训，这也是继续注册教师资格证的一个必要条件。

摘自新华网

深圳将花 600 亿与中外高校来建设 18 所大学，

1 月 15 日，深圳市六届人大三次会举行唯一一场人大代表询问会，杨瑞等 13 名市人大代表共同发起“如何进一步提升深圳教育质量”的询问案，现场向市教育局、市编办、市规划国土委、市财政局、市发改委等 5 个部门进行询问。汤暑葵透露，深圳和中外高校建立合作办学共计有 18 所大学，未来大学的建设要花 600 多亿元，每年都将增加 100 多亿元。

摘自中国教育在线

辽宁省“双一流”建设名单出炉 今年启动第一轮建设

日前，《辽宁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明确到 2020 年，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学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综合办学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打下坚实基础；5 所省属高校进入全国高水平大学行列，5 所进入行业领先研究应用型大学行列，5 所成为全国知名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5 个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30 个左右学科达到全国一流水平，50 个左右学科形成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起到支撑作用的优势特色学科。

主要目标如下：

——到 2020 年，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学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到 2030 年，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 所省属高校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到本世纪中叶，若干所高校在全国同层次、同类型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摘自腾讯大辽网

安徽省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日前，安徽省政府印发《一流学科专业与高水平大学建设五年行动计划》，五年行动计划将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支持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建设一流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

计划主要包含“四个建设”，培养四大类人才。首先是建设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培养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其次建设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和国内先进水平的应用型专业，培养高素质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才；建设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和国内先进水平的高职专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建设学习型社会，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丰富学习资源，为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目标，到 2020 年，重点建设 8 所左右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批优势特色学科专业，10 所左右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和一批品牌应用型专业，20 所左右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和一批紧密对接产业的高职专业，积极推进开放大学建设进程，到 2020 年，这些全部力争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安徽省将支持高校人才“走出去”、“引进来”。在“走出去”方面，将重点建设 30 个省级教师能力发展中心，支持 800—1000 名优秀青年教师赴国内外一流高校、研究机构和大中型企业开展访学、研修、实践等活动，支持高校培养或引进紧缺的高水平应用型教师，鼓励高校派团队到国外应用型高校学习先进办学模式和管理经验，并争取国家公派留学项目予以支持。

“引进来”则大力支持省属高校争创国家“111 计划”引智基地，从海外引进 200 名左右高层次创新型领军人才、50 个左右优秀人才团队，逐步形成一批学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结构合理、富有团结协作精神的学科团队。

摘自中安在线